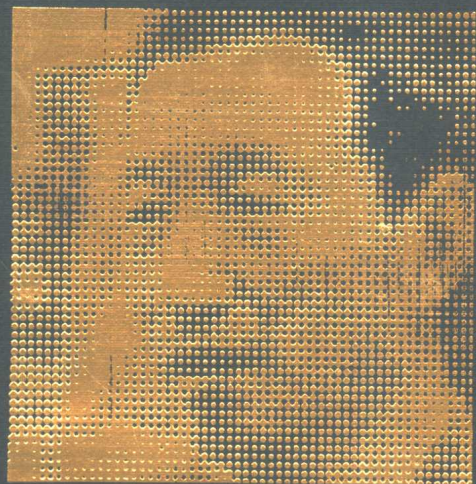




我的从前 女儿

陶
纲
著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吻女儿的额头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陶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吻女儿的前额 / 阎纲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499-1

I. 我… II. 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83 号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书 名	我吻女儿的前额	
主 编	红 孩	
作 者	阎 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戴 东	
责任编辑	戴 东 张红梅	
责任校对	赵泽京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戴 东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89 千字	
印 张	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99-1/I · 3509	
定 价	1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红 孩

现在,我又要说一些关于散文的话。望着空阔的写字板,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十几分钟前,一个散文家很感慨地对我说,散文越写越难写;一个小时前,一个小说编辑对我说,散文比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当下最不忍卒读的文体;一天前,一个普通读者对我说,目前的散文越写距离现实越远,有的还挺压抑、灰暗,让人看不到光明、希望。一个月前……

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揭晓。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亲历者,我至今记得颁奖现场和颁奖后举行的散文论坛上人们异常激动的场面。长时间以来,散文界一直呼唤散文应该有个全国性的大奖。应该说,近些年散文界的各种评奖层出不穷,报纸评,期刊评,甚至电台、电视台也评,其名目繁多,目不暇接,或以什么杯,或以什么年,或以什么人名、地名,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因素,我想可以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在给颁奖大会发来的贺辞中的话加

以概括：“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散文大师。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今后我国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高兴的是，此次获奖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的年长作家，又有近年涌现出的新人和中青年作家，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奖掖新人、扶持青年作家，正是冰心先生倡议设立这项散文奖的初衷。我相信冰心先生也一定为此而高兴。”引文至此，关于这次评奖及这次评奖的意义，我想不用我再多赘言，读者都会明白。

但是，聪明的读者从上面两段话中很容易看出是非常矛盾的，即一方面对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满意，而另一方面却在评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那么，这两种意思果真是非常矛盾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非常喜人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散文阵地、散文队伍、散文理论和散文争鸣都有了长足的壮大与提高。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前后，散文的热闹完全可以盖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如果说这时的散文出现了群雄割据，或者说出现了东周列国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可取可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双百方针”吗？现在，散文的这种局面形成了，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是，就绝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他们还远不能适应散文的这种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宁可抱着传统不放，也不愿做一点创新或接受一点创新。相反，一些思维活跃的年轻散文家，或者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转型过来的散文家，他们在散文的探索、革命上的步伐迈得又快了些，从而使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怀疑和不解。基于以上两种因

素,散文界绝大多数人便开始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散文标准,即寻找权威。当下的文人,基本上都工作生活在体制内,他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权威一般总爱寄托于权威人士和权威奖项。其实,在我看来是完全大可不必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威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操作权威的都是嬗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但对于广大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在认真重视所评出的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必把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看做权威的方向和标准,我一直提倡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散文的神灵,也不是散文的偶像,大家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劳动者的选择。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应该给以尊重和致敬!

本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是在出版《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之后的又一成果。我们编辑这套书,既是满足获奖作家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全国广大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套书视做第一辑,随着“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评选工作的即将启动,我相信,第二辑、第三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纷纷面世。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向过去支持学会工作和关心散文事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03年6月21日 梨花园

目 录

亲情之间

我吻女儿的前额 / 2

狐皮记 / 11

腊月回乡 / 16

难办 / 22

母亲阎张氏 / 26

体验父亲 / 38

浇汤烙面 / 51

羊肉泡馍 / 55

作家之间

编辑家的巴金 / 62

- “光年同志” / 70
觉者 君宜 / 74
百花丛中冯牧 / 77
黄秋耘相信眼泪 / 84
文艺报“四条汉子” / 92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 / 97
最后的金铮 / 112
她后来疯了 / 118
看罢《吴晗》 / 126
纪念柳青 / 129
《白鹿原》的征服 / 132
为路遥诔 / 138
忍看朋辈成新鬼 / 140
望盘谷记 / 146
杨守松的“复活节” / 149

人世间

- 黄传贵哭了 / 155
俗人参禅 / 163
《悲惨世界》的故事 / 171
钥匙呢? / 174
怕 / 183
小军家的心事 / 190
冷落了牡丹 / 200

雨中峨眉 /	206
西峡缘 /	214
伊犁行 /	225
老家新贵 /	229
鹿的奉献 /	238
“鹏鸣现象”的对话 /	243
德性 /	251
居然泪尽还一笑 /	256
散文梦 /	266
后记 /	269

亲情之间

我吻女儿的前额

美丽的夭亡。她没有选择眼泪。

女儿阎荷，取“延河”的谐音，爸妈都是陕西人。茵菡初成，韵致淡雅，越长越像一枝月下的清荷。大家和她告别时，她的胸前置放着一枝枝荷花，总共三十八朵。

女儿1998年查出肿瘤，从此一病不起。两次大手术，接二连三地检查、化疗、输血、打吊针，祸从天降，急切的宽慰显得苍白无力，气氛悲凉。可是，枕边一簇簇鲜花不时地对她绽出笑容，她睁开双眼，反而用沉静的神态和温煦的目光宽慰我们。我不忍心看着女儿被痛苦百般折磨的样子，便俯下身去，梳理她的头发，轻吻她的前额。

神使鬼差般地，我穿过甬道，来到协和医院的老楼。二十一年前，也是协和医院，我在西门口等候女儿做扁桃腺手术出来。女儿说：“疼极了！医生问我幼儿时为什么不做，现在当然很痛。”其状甚惨，但硬是忍着不哭，怕我难过。羊角小辫，黑带儿布鞋。

十九年前，同是现在的六七月间，我住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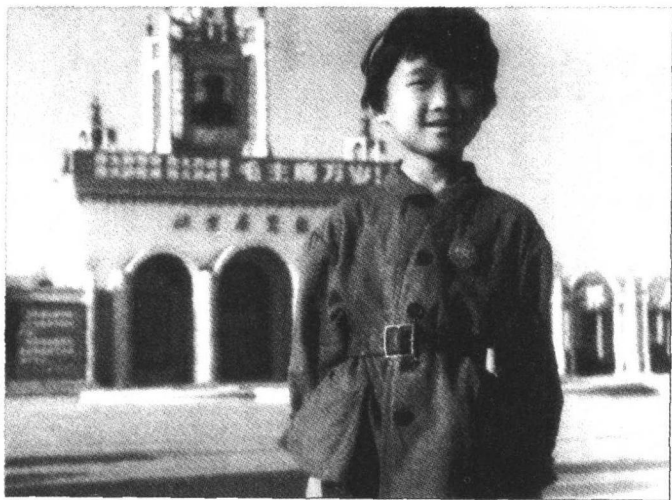
穿过甬道拐进地下室，再往右，是我当年的病房，死呀活呀的，



菡萏初成，韵致淡雅，越长
越像一枝月下的清荷

一分一秒的，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还留着女儿的身影。此前，我在隆福医院手术输血抢救，女儿十三岁，小小的年纪，向我神秘地传递妈妈在天安门广场的见闻，带来天安门诗抄偷偷念给我听。她用两张硬板椅子对起来睡在上面陪住，夜里只要我稍重的一声呼吸或者轻微的一个翻动，她立刻机警地、几乎同步地坐起俯在我的身边，那眼神与我方才在楼上病房面对的眼神酷似无异。替班的那些天，她不敢熟睡。她监视我不准吸烟。有时，女儿的劝慰比止痛针还要灵验。

回到病房，我又劝慰女儿说：“现在我们看的是最好的西医郎景和，最好的中医黄传贵，当年我住院手术不也挺过来了？那时好吓人的！”女儿嘴角一笑，说：“你那算什么？‘轻松过关’而已。”她



女儿监视我，不准吸烟，女儿的劝慰比止痛针还要灵验

千叮咛、万嘱咐，一定提醒那些对妇科检查疏忽大意的亲友们，务必警惕卵巢肿瘤不知不觉癌变的危险，卵巢是个是非之地，特别隐蔽，若不及时诊治，就跟她一样受大罪了。

最后的日子，五大痛苦日夜折磨着我的女儿：肿瘤吞噬器官造成的巨痛；无药可止的奇痒；水米不进的肠梗阻；腿、脚高度浮肿；上气不接下气的哮喘。谁受得了啊？而且，不间断地用药、做检查，每天照例的验血、挂吊针，不能将痛苦减轻到常人能够忍受的程度。身上插着管子，都是捆绑女儿的锁链，叫她无时无刻不在炼狱里经受煎熬。“舅妈……舅妈！”当小外甥跑着跳着到病房看望她时，她问了孩子这样一句话：“小镛，你看舅妈惨不惨呀？”孩子大声应道：“惨——”声音拉得很长，病房的气氛顿觉凄凉。同病房

有个六岁的病友叫明月，一天，阎荷坐起梳头，神情坦然，只听到一声高叫：“阎荷阿姨，你真好看，你用的什么化妆品呀？”她无力地笑着：“阿姨抹的是酱豆腐！”惹出病房一阵笑声。张镗和周明几位作家看望，称赞“咪咪，真坚强！”女儿报以浅笑，说：“病，也坚强！”又让人一阵心酸。

胃管里流出黑色的血，医生急忙注射保护胃黏膜和止血的针剂，接着输血。女儿说：“现在最讨厌的是肠梗阻。爸，为什么不上网求助国际医学界？”我无言以对。女儿相信我，我会举出种种有名有姓的克癌成果和故事安抚她，让她以过人的毅力，一拼羸弱不堪的躯体，等待奇迹的出现。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个比女儿还要



女儿善良、聪颖，稳重而有风趣

清醒、还要绝望的父亲，是不是太残忍？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只能以最大的耐心和超负荷的劳碌让她感受亲情的强大支持。夜深了，女儿周身疼痛，但执意叫我停止按摩，回家休息。我离开时，吻了吻她的手，她又拉回我的手不舍地吻着。我一步三回头地出了病房，下楼复上楼，见女儿已经关灯，枕边收音机的指示灯如芥的红光在黑暗中挣扎。一个比白天还要难过的长夜开始折磨她了。我多想返回她的身边啊！但不能，在这些推让上，她很执拗。

女儿在病房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她善良、聪颖，稳重而有风趣，只要还有力气说话，总要给大家送上一份真情的、不含苦涩的慰藉，大人孩子、护士大夫都喜欢她，说：“阎荷的病床就是一个快乐角，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说给她听。”

7月18日凌晨4时，女儿喘息，挣扎着呼吸，不停地捋气儿，大家的心随着监护仪上不断闪动的数字紧张跳动。各种数字均出现异常，血氧降至17。外孙女给妈妈擦拭眼角溢出的泪水。10时20分，女儿忽然张口用微弱无力的语调问了声：“怎么还不给我抽胸水？”这是她留给亲人们最后的一句话。她用捋气抵御窒息，坚持着、挣扎着，痛苦万分。我发现女儿的低压突然降到32，女婿即刻趴到她的胸前不停地呼叫：“咪咪，咪咪，你睁眼，睁眼看我……咪！”女儿眼睛睁开了，但是失去光泽……哭声大作。大夫说：“大家记住时间：10点36分。这对阎荷也是一种解脱，你们多多保重！现在让我们擦洗、更衣、包裹……”可怜的女儿，疼痛的双腿依然翘着。护士们说：“阎荷什么时候都爱干净。阎荷，给你患处贴上胶布，好干干净净地上路。”又劝慰大家说：“少受些罪好。阎荷是好人！”女儿的好友甄颖，随手接过一把剪子，对着女儿耳语：“阎荷，

取你一撮头发留给妈妈，就这么一小撮。”整个病房惊愕不已。女儿离去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但是我如梦如痴，紧紧抓住那只惨白的手，眼睁睁看着她的眸子渐渐地暗淡下来，却哭不出声来。我吻着女儿的前额。《文艺报》的李兴叶、贺绍俊、小风、小娟闻讯赶来，痛惜之余，征询后事。我说：“阎荷生前郑重表示‘不要搞任何仪式，不要发表任何文字。’非常感谢报社和作协，你们给予她诚挚的关爱，在她首次手术时竟然等候了10个小时！”

妈妈的眼睛哭坏了。伴随着哭声，我们将女儿推进太平间，一个带有编号的抽屉打开了，已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抚摸着她僵硬疼痛的双腿，再吻她的前额，顶着花白的头发对着黑发人说：“孩子，过不多久，你我在天国相会。”

八宝山的告别室里，悬挂着女儿的遗言：“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那天来的亲友很多，文艺报社和作家协会的领导几乎都到了，女儿心里受用不起，她生来就不愿意惊扰别人。

女儿的上衣口袋里，贴身装着一张纸片，研血成墨、滴血成字，是她和女婿的笔谈记录，因为她说话已经很困难了。血书般的纸片，女婿至今不敢触目。

等你好了，我们好好生活。

哪儿有个好啊？美好的时光只能回忆了。

只要心中有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疾病。

我心中始终有你们，却没能控制住疾病。如果还有来世，只盼来世我俩有缘再做夫妻，我将好好报答你。

从今天开始，咱俩谁也不能说过分的话，好吗？

这些都是心里话，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不住你们，你们招谁惹谁了，正常的生活都不能维持。

你有病，我们帮不了忙，不能替你受苦。

谁也别替我受苦，还是我一人承受吧。我只希望这痛苦早些结束，否则劳民伤财。真的，我别无他求，早些结束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别这么想，只要有一点希望咱们俩就要坚持，为了我。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坚持下去又会怎样呢？你看你们每天跑来跑去，挺累的，为了你们，我看还是不再坚持为好。肠梗阻太讨厌了！

生病没有舒服的，特别痛苦，你遇事不慌，想得开，我看是有希望的。

你看不行，你是大夫吗？（玩笑）

你知道多少人惦着你呀？

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无力回报。我奉献给大家的只有一句话：珍惜生命。我真的爱大家，爱你，爱丝丝，爱咱们这个家，都爱疯了，怎么办？真羡慕你们正常人的生活，自由地行走，尽情地吃喝。没办法，命不好。酷刑！胃液满了吧，快去看看！

后来，又在她的电脑里发现一则有标题短文，约作于第十一次化疗之后。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却变得坦然。“思丝”即思恋青丝，女儿的女儿也叫丝丝。